

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之刊行与其交游

柳 向 春

陈奂(1786—1863),字倬云,号硕甫,晚号南园老人,苏州长洲人。清代著名经学家,后人推重为清代《毛诗》学三大家之首。所著《诗毛氏传疏》之刊行,自该帙完成之时起,陈奂即多方求援,俾其早日付刊,而陈奂诸友人亦纷纷赞助,代陈奂设法筹措。《诗毛氏传疏》最终得以行世,不仅有陈奂自身之努力,亦颇可见陈奂与诸友朋交游之一斑。

《诗毛氏传疏》得名之义在于:“凡《诗》有四,今以‘诗’为建首,而以‘毛氏传’别之,曰《诗毛氏诂训传》。‘诗’是书之名,‘毛氏’为作传人姓,别于齐鲁韩三家。”^①而此书著作大要,及陈奂说《诗》大旨,可藉该书卷前之“条例十凡”而知。其云:“凡传注唯《毛诗》最为近古,义又简括。其训诂与《尔雅》详略异同,相为表里。至于一切礼数名物,由汉而来无人称引,遂韬晦不彰。故博引古书,广收前说,讲明而条贯,始可以发数千年来未明之义。大抵用西汉前人之说,而与东汉人说《诗》者不能苟同也。”^②又云:“凡毛氏之学,其源出于《荀子》。而善承毛氏者,唯郑仲师、许叔重两家。《周礼注》、《说文解字》多所取说。其余先儒旧说,不悉备载,亦不复驳难。有足以申明毛氏者,郑《笺》、孔《疏》与近人说《诗》家亦皆取证。”^③陈奂此书义例谨严而笃守家法,诚为一代之大著作。光绪七年(1881)正月初九,潘祖荫、翁同龢联衔《进呈已故孝廉方正江苏贡生陈奂所著〈诗毛氏传疏〉一书事由折》云:“陈奂于嘉庆、道光间,与段玉裁、江声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江藩诸经学家相善,研精诗学,于毛亨训诂颇能阐发,积三十年之功乃成此书。自来为《诗》学者虽不少,而笃守毛氏专力研求无过之者,洵属有裨经义。请飭下翰詹衙门刷印,广为传播。”^④

据陈奂自记《诗毛氏传疏》撰著原委云:

①《诗毛氏传疏》卷前“条例十凡”之二,道光二十七年陈氏扫叶山庄刻本。

②“条例十凡”之九。

③“条例十凡”之十。

④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奏档军机录副》光绪七年:五八——六一“文教:图书科举学校卫生卷”,转引自谢俊美著《翁同龢传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272页。

此《疏》之作，始于嘉庆壬申从学段氏若膺先生于苏郡白莲桥校园，亲炙函丈，取益难数；而成于道光庚子杭郡西湖水北楼，友人汪亚虞怂恿为之。亚虞名适孙，远孙之弟，有振绮堂，藏书极富。庚子四月六日开雕，丁未八月七日雕成，埵记始末于此。^①

知陈奂此书写作，历时几近卅载。嘉庆壬申陈奂年方廿七，未届而立，至道光庚子，陈奂已为五十五之老翁，其于此书用力之深可想而知，而陈奂一生之学力见解，亦可于此中求索。故欲探求陈奂之学术与交游，考核《诗毛氏传疏》之成书与刊行过程，实为一重要之途径。

陈奂研读《毛诗》，始于嘉庆十七年问业段玉裁时，已见前文。陈奂治《诗》，虽未必定由段氏指示，然师弟传承之实，则有目共睹^②。段玉裁亦尝治《诗》有成，作有《毛诗故训传小笺》及《诗经小学》二书，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中多引二书之说，并其误者亦多方为之弥缝^③，虽不免抱残守缺，然其尊奉师说之笃，亦由此可见。陈奂治《诗》之初，并未以疏《传》为己任，其《王石臞先生遗文编次序》云：

（奂）甫入坐，（先生）切问以用功之造旨与立志之趋向。奂因言大毛公生六国末，作《诗传》皆古文，与东汉群儒殊。丁叔度虽宋人，而《集韵》为音诂大总汇。此二书者，终身诵之可乎。先生曰：凡学者著书，必于所托者尊，或径后人不能正则董理之，日定以课程，底有成而止。《集韵》具载《类篇》，始以《类篇》校《集韵》，更以《说文解字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一一校讎，举《韵》内误收之字表而出之，辨学者之惑。至于考证典籍，俟他年为之，则发端已得，而成功较易。然必读经十年，校经十年，始可以言著书也。余之欲董理《集韵》久矣，《广雅疏证》成，日月已迈；段先生亦常思修之，《说文注》刊行而获终寿考。今子闻道蚤，年力强，先治毛公《诗传》，是其所托者尊，而后治《集韵》未晚也。吾儒之幸也。^④

则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陈奂首次进京之时，似已确定以《毛诗》为用功趋向，但尚未立意为《毛传》作疏。再据《师友渊源记》“王引之”条所言：

其时，奂治《毛诗》语助发声之例余，作《诗虚字义》三十卷，江子兰师点定，此稿及《诗传》底稿、《读诗余志》底稿，俱遗弃潘氏馆中。^⑤

①“条例十凡”后。

②陈奂《诗》学与段玉裁之传承关系，可参拙文《陈奂〈诗〉学研究与其交游》有关部分，待刊。

③参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四《与陈硕甫书》第七通，《高邮王氏遗书》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④《三百堂文集》卷上，《乙亥丛编》本，1935年。

⑤《邃雅斋丛书》本，1934年据钱塘汪氏函雅堂本影印。

陈奂最初所治,为《诗》之语助发声之例而已。其作疏之志,实因校订友人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而确立,《师友渊源记》云:

窃谓墨庄治诗有年,于毛氏经传必为完书,故已所治诗,特编为《义类》。及其病革之日,遗言属校《后笺》,《鲁颂·泮水》下无稿本,并为补篇,乃知所治《毛诗》条列章句,不为完书。奂遂奋焉以《义类》揉疏,乙未有此志,至是乃得坚。丙、丁、戊、己四年而疏成,惜乎墨庄还道山,不能重与细论也。

校订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为促成陈奂作疏之契机,此事发生于道光十四年(1834)夏,陈奂应承珙之子聘赴泾县补订《后笺》后^①,陈奂时已四十九岁。切实推动陈奂作疏者,则为杭州振绮堂主人汪远孙:

余之治《毛诗》也,初为《义类》,随类分编。小米曰:近代法家,治《毛》必兼郑,宗《传》说者,非君而谁矣?盍为大毛公《传》作专疏乎?余羸弱,恒多疾。小米又曰:吾侪精力不逮古人,万一中道不讳,又无贤子孙绍其业,不如早为之所,赖有一二知之者共相确证乎?此乙未年事也。^②

时陈奂方居汪寓,助远孙校勘《杭郡诗辑》^③。此后不久,远孙即罹病身亡,陈奂继续坐馆汪氏,校勘远孙之诸遗著,而《诗毛氏传疏》亦完成于此际:

卒之日,弟亚虞名适孙,陈其兄遗书,请任以校讎之役……余时作《毛诗疏》而稿未脱清,亚虞亟趣为之。朝夕披览,寒暑无少间也……亚虞曰:子之书录稿矣,吾兄之书落成矣,其将趣而镌诸版,可乎……亚虞亟切望余书之能有成,而不及刊刻余之书。^④

振绮堂汪氏昆仲,与陈奂相契颇深,陈奂研《诗》诸作,皆成于客居杭州之时。陈奂尝云:“余识振绮昆季二十馀年,主宾无嫌,去就自适,《诗疏》之藉尔有成者,徒以有汪氏三昆矣”^⑤,正可见主宾相得之状。

《诗毛氏传疏》甫经问世,即为众同道所称许,如尝作《毛诗读》、《毛诗序传定本》及《尚书后案驳正》等之王昶,曾屡致函陈奂,表达其敬仰之心:

大著《毛经》宏博无等,何氏楷《世本古义》亦不及。先生之书,正而葩也。^⑥

近得见桐城马元伯《传笺通释》,亦犹未若尊作奇博而精也。

然其书(《毛诗读》)必须再著,惟引证书名、人名,不能尽忆,亦不能复检,只可就其意旨独断之,期于必有所本而已。然则但当引陈《疏》矣。^⑦

①《三百堂文集》卷上《毛诗后笺序》:“甲午夏,(承珙)令嗣先翰、先猷,招奂至其里第,属任校讎遗书,以刊传于后世。”

②③④《三百堂文集》卷上《国语校注三种序》。

⑤《师友渊源记》。

⑥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七十五通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原件。

⑦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七十六通。

旅馆寂寂，正可整理拙稿（《毛诗读》），借前型，资就正，如数晨夕也。^①可见同道之人对陈奂笃守家法、尊崇毛氏之学所怀尊敬。陈奂交游中不乏时贤名彦，皆于陈奂之著作念念不忘，如陈奂致何绍基函中所见何氏之关切：

承询鄙作《毛诗传疏》，大略以先秦初汉之微言发明《传》意，与墨守东汉诸儒蹊径稍异。卷中门户，粗为安排，近欲揉成作疏，删去芜词，力加润色，须于明年方可告蒧。谫陋不敢自信，录清手本，还请大雅指教，固所愿者。^②

久作湖上寓公，读书已外无善可述。前荷询及鄙著《毛传》，近已条列章句，揉成作疏。卷帙既多，谫陋不少，还望有道君子批导款窍，改削删易，以授梓人，是所欣幸耳。^③

拙作《诗疏》，但于舟次略观梗概，道途辽远，不得时领教益，深为可惜。剞劂之事，原可纵缓，奈精力衰而卷帙多，一朝悬崖撒手，竟无接气者，不得已与同志相商，先于今三月请工写样耳。知承绮注，用以附闻。^④

以上三函，第三通作于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其时陈奂为《毛诗后笺》补刊已毕，方从事《诗毛氏传疏》之写作。第一通作于道光十九年，时何绍基因福建乡试副考官回京，途经杭州。第二通则作于道光二十年春，时何绍基任职京师，而陈奂之《诗毛氏传疏》亦已付工写样。如张文虎亦曾记曰：“（道光庚子九月）八日，微雨。束装竟，硕甫来院道契阔。知所著《毛诗疏》开工写样。”^⑤以上皆可见陈奂诸友对其著述之关念。

关于《诗毛氏传疏》之刊行，历来亦多有记述。陈奂晚年弟子戴望所作《孝廉方正陈先生行状》云：“书成而舍人（汪远孙）歿，其弟适孙复请订其兄遗书，又为先生刊《诗疏》以行，凡主汪氏者二十馀年。”^⑥以为《诗毛氏传疏》之刻，乃赖汪氏而成。然如前文所揭，陈奂述此事则云“亚虞亟切望余书之能有

①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七十七通。

②罗振玉撰述，萧文立编校：《雪堂类稿·戊之三·长物簿录二·书画目·雪堂书画隅录》49《国朝名贤书札集册·陈硕甫徵君奂手札三通》第三通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770-772页。

③《陈硕甫徵君奂手札三通》第一通。

④《陈硕甫徵君奂手札三通》第二通。

⑤（清）张文虎：《覆瓿集·莲龛寻梦记》，光绪十五年刻本。

⑥《谪麟堂遗集》卷一，宣统三年邓氏铅印《风雨楼丛书》本。

成,而不及刊刻余之书”,知刊书之事,未必由汪氏主之^①。李慈铭云:“先生(吴钟骏)尝为陈硕甫刻《诗毛传疏》,而自著书概未刻,盖先生于癸丑六月歿于福建学政署,其撰述之志固未竟。”^②以为《诗毛氏传疏》之刻,乃由陈奂幼时同窗、同邑吴钟骏所资助。陈奂《师友渊源记》述吴钟骏事并未提及吴氏曾助己刊行著作事。吴氏或曾出资助刊,若云《诗毛氏传疏》全帙由吴氏刻成,则未免言过其实,李慈铭所云或有误。

事实上,早在《诗毛氏传疏》尚未成书时,陈奂之友人已开始为之热心筹划刻资。陈奂致力《毛诗》研究甚早,虽从事《传疏》始于补刊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后,然在此之前,陈奂于《毛诗》研究已多有成稿,如其与王引之往来书函中尝提及之《毛诗考证》,即为其中之一。王引之道光十年(1830)《与陈硕甫书》第八云:“大著《毛诗考证》不日成编,即当付梓,以示来学。弟远道不及相助,谨以前此所存馀款,聊佐剞劂之费。敬祈哂存,万勿见却是幸。”^③知陈奂著作之刊行,亦尝得王氏之助。《毛诗考证》今虽不存,其精要已皆采入《诗毛氏传疏》则无疑,故视其为《传疏》之初稿,殆无大谬。如此而论,高邮王氏父子不仅于学术上,亦尝于经济上,给予陈奂以巨大资助。

道光十五年前后,汪喜孙致陈奂函云:“尊著必传之书,不可不刻。弟即当引见入都,如圣人许以治河,廉俸较优,当助刻资。”^④道光十七年七月廿二日汪喜孙再致函陈奂云:“足下第一人,不独近世,毛公以后无此人,刘炫、刘焯、孔颖达门径,未能如是清厘。六朝以后古今文不别,唐以后南北学不别。孔、贾经学之罪人也,是以有人请祀学宫,力沮之。千秋定论,足下与竹邨先生以为何如?《后笺》固博,然采唐以后之书过多,不若尊著之精,必传无疑,但刻亦不易耳(资何所出耶)。”^⑤皆见陈奂友人之厚谊及对陈氏著述之期许。

道光二十年三月,《诗毛氏传疏》于杭州开工写样,并于四月六日正式付梓。陈奂以一介青衿,家无馀储,刊此巨著实非力所能及,故必须寻求赞助,以

①汪玉年纂修:《杭州汪氏振绮堂小宗谱》(民国十四年刻本)卷六《崇祀乡贤录》云:“名师益友苟有撰述,必赞成之,如梁履绳《左通补释》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、汪家禧《三祠志》、《烬馀集》、吴颢《国朝杭郡诗辑》、吴振棫《国朝杭郡诗续辑》,或助刊,或校订,皆得行于世。他若厉鹗《辽史拾遗》、《东城杂记》、《湖船录》,则雕板以传。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、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、朱彝尊《词综》、杭世骏《道古堂全集》皆订正补刊,洵足以表章前哲,嘉惠来学。”汪曾唯辑:《东轩吟社画像》(光绪二年钱塘振绮堂刻本)“小传”云:(汪适孙)生平喜成人之美,如长洲陈先生奂,一生精力萃于所著《诗毛氏故训传疏》,无力刊布,州丞为集同人赞助而成,陈氏至今世宝之。”陈奂刊行此书得汪氏之大力襄助,当属无疑。

②由云龙辑:《越缦堂读书记》史部“吴侍郎行状”条,上海书店,2000年,第481页。

③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四。

④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一通。

⑤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五十三通。

助成其事。据《师友渊源记》载：“陆模，字子范，镇洋人。与余同受知于文远皋宗师。官浙江杭州府（道光十八年任）。道光二十年庚子，《诗疏》稿已定，子仁（王寿昌）、子范曾倡言趣刻。乍浦同知周莘生诒谷，湖南湘潭人，亦与力焉。英夷事起，旋寝废。”又陈奂《王子仁文集序》中亦言及此事：“英夷事起，而子仁且调之杭州。余常居杭州汪氏振绮堂，著《诗传疏》成，子仁欲谋授梓氏，因事以寝。”^①王寿昌为王引之长子，陈奂之世交，时方辗转浙省各地，任职知府，故诸友多以刊行《传疏》之责望寿昌，亦情理中事。九月廿二日胡培翬致陈奂函中，询及刊书事云：“先生近况何若，可仍任振绮堂否？大著《诗疏》现在刻有几卷？”^②当亦系以为陈奂得寿昌之助，刊书必得顺利进行故。然适逢英夷乱起，此望遂成泡影。

陈奂诸友中，于《传疏》之刊行最为牵心者，则莫过于汪喜孙。《流翰仰瞻集》中所收汪喜孙致陈奂诸函中，于此多有记述：

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廿五日函：“尊著付刻，想移在吴门。弟蒙河帅与抚军议除东昌，四月内可定。若果真除，可为助刻书之资。”^③

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函：“弟现在工所，心急如火，经费支绌之时，不能寄应尊刻之费，少定必有以报。足下审弟非欺人之人。”^④

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六日函：“《毛诗传疏》县诸日月，不朽之书，必不使终覆酱瓿。”又“大吏以东昌既为部吏夺选，欲借补一地。果尔，则先生避地东来，正可校刊尊著并补楹书矣。”^⑤

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九日函：“四海向往，以尊著《毛诗传疏》为天下宝书。刘庄年、李方赤谋刊，今成画饼，心焉如捣。恐经秦火，天下后世，其谓之何。至堂杨观簪今任开归，好文礼士，有阮相国风，千载一时，时不可失。度江浙无能刊存此书者。足下挾毛公之精义，祛仲远之厄言。郑君由毛氏学而别自成家，刘炫传郑氏学而非关毛义。毛公本先秦之故训，在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之外，非好学深思如足下者，不能成此书。三千年绝学，如之何不传。至堂观簪闻喜荀言，不以为妄，毅然许刻大稿，不让他人，引为己任，此至圣在天之灵默有以相之，非喜荀之言所能动。观簪现刻许云翘（鸿盘）《方輿纪要补》、桂氏《说文注》（五十册）。足下惠然肯来，与许印林同校《说文》，并刊诗学，千年不朽，其亟图之（观察属江少泉别驾并遣使

①《三百堂文集》卷上。

②再如张文虎道光二十一年《答胡竹村农部》中言：“硕翁近状何如？《毛诗疏》前略见样本，比已开雕否？闻子仁太守已真补杭州，亮可始终其事矣。”（《覆瓿集·舒艺室尺牋偶存》）

③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七通。

④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五通。

⑤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五十六通。

賁白金百廿金奉速,属带写字刻工三数人来,书仿宋本,以精为妙,万勿相却)。”又“昨杨至堂观督有刻许云翹《方輿纪要补》及桂未谷《说文注》(书五十册字百万)之议,并欲刻足下所著《毛诗传疏》,专差致白金百廿两奉速从者来豫,并携三四写手刻工来,仿宋本精槧。足下断不却之。”^①

道光二十三年年初函:“昨因杨至堂观督(以增)为许云翹刻《方輿纪要补》,奉请带吴门良匠来豫省,馆开归道署,先□许印林刊地学书,刷印后求再校一遍,次校刻桂未谷《说文注》,大约一二年方能竣事,并为刻《毛诗传疏》。此等高谊,岂可求之今人,足下想必惠然肯来。”^②

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望前四日函:“有寄许珊林太守书,为谋刊大著,收到否?”^③

道光二十六年闰月望函:“《毛诗》千秋绝学,传世无疑。王文简之长君,非能刊书者。李观督又远宦,如有副本,可以致之,弟亦可言之杨廉访,定可为之。”^④

可知汪喜孙与杨以增、李璋煜、许珪、刘燿椿等,皆尝多方设法,筹措资金,共谋为陈奂刊书,虽皆一一落空,友爱之情,多可感人。

陈奂著作为友朋关念,一以其固守师训,为专家之业,又以见陈奂与诸人交谊之厚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张文虎致函陈奂,询及刊书之进度云“大著《毛传疏》谅剞劂已竟,二千年来昏昏暗室忽睹天日,诚不朽盛业也”^⑤。此时距陈奂书稿写样已三载,然下距道光二十七年刻成,时间尚未过半。文虎此函虽可见二人友谊之深,然恐适足以增陈奂惆怅之情。

道光二十三年,陈奂应时任开归许道之杨以增聘前往开封,未至而杨改任甘肃按察使,遂归。陈奂赴杨以增之聘,一则为校勘杨氏所刊诸书,再则因杨氏尝许诺代刊《传疏》^⑥,而杨氏之迁任使此事又为落空。无奈之下,陈奂返回杭州,并于秋初至嘉兴谋求刊书资金^⑦。此次赴禾之事,可参道光二十五年于源所

①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四通。

②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通。

③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二通。

④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六十三通。

⑤《覆瓿集·舒艺室尺牍偶存·与陈硕甫丈》。

⑥参上文所引汪喜孙致陈奂诸函。

⑦陈奂友人仲来时任嘉兴知县,见(清)赵惟崧修,(清)石中玉、(清)吴受福纂:〔光绪〕《嘉兴县志》卷十七《官师表》,光绪三十四年刻本。据《师友渊源记》载:“仲来,字芝山,镶白汉军笔帖式。芝山姓刘原名宗秀,与弟宗齡字崧圃家住京齐化门。余初不识二刘,其令先公馨谷军门曾镇狼山,爱通州士,故偕虻蓼堂王兄而得识二刘,为同窗友,盖在嘉庆庚辰年也。及宰德清,崧圃随兄之任,寻没于浙。能书,芝山亦能书,有法度可观。己酉,浙抚吴严办清查,芝山被议参革。芝山羁縻杭州城隍山片石居,不克归旗。庚申二月,杭州陷,山居尽被烧,芝山不生矣。无子。”大致可见陈奂与仲来之交往情形。

作《怀陈硕甫丈奂》诗：

西溪十八涧，明湖最深处。秋雪芦一滩，春风梅百树。先生抱经隐，疾早烟霞痼。结屋于此间，翛然澹尘虑。昨为刻书板，禾中暂流寓。见余田园诗，孤赏洽灵趣。访余城东巷，茶话惬情素。别来秋风生，桂叶泻澄露。病榻惊早寒，百虫啼彻曙。想见山居闲，了无世外慕。梦君涧上月，微吟蹑芒屨。^①

陈奂四方奔走求助之详情，现已无法知晓，然藉于源此诗，已可知陈奂为刻书而奔走各方之状，良见旧日学者著述刊行之艰辛。

道光二十七年七月，《毛诗说》一卷刻竣。八月，《诗毛氏传疏》刻竣。两书皆有杭州爱日轩主人朱兆熊镌刻印记^②，故刻板当皆于杭州进行。《传疏》之牌记为“吴门南园扫叶山庄陈氏臧版”，《毛诗说》之牌记为“道光丁未七月，武林爱日轩刻”，或许暗示《传疏》刊行之资金全为陈奂筹措，而《毛诗说》则或由某位友人独立资助^③，故而牌记有所不同。

《诗毛氏传疏》行世之后，陈奂并未因此而稍得喘息，《传疏》之销售也使陈奂频添烦恼，此事可见于《流翰仰瞻集》所存友朋函件之中：

杨亮致陈奂函：尊著十四部，子坚先携一半至海州。如晤默深，致此意，想能不误耳。闻默翁又将来此，亮再促之，必能面致。^④

杨亮致陈奂函：再，前次委以《毛传疏》十四部带扬，子坚携六部至海州。远林兄处仅送来五部，尚存十三部在此。吾兄如向他处作法，即示我，以便効劳耳。子坚补缺在即，前日弟亦略言尊状。此人非今人，当亦不虚，默翁处或存一两部与之可也。弟亮又及。^⑤

盛时霖致陈奂函：《毛诗疏》乞先付四部来，其价即当陆续收齐奉缴也。^⑥

吴潮致陈奂函：《毛诗》于七月廿三日送往，亦无价付来（浙江吴学使

①《一粟庐诗一稿》卷四，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间刊本。

②《诗毛氏传疏》卷二、五、十七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三十末栏外有“武林爱日轩朱兆熊镌”字样。《毛诗说》有牌记为：“道光丁未七月，武林爱日轩刻”，又其卷末栏外有“武林爱日轩朱兆熊镌”字样。

③疑为振绮堂汪氏。缘振绮堂所刊汪远孙辑《清真集》十六卷即系朱兆熊所刻，且传闻振绮堂尝出资为陈奂刻《诗毛氏传疏》之误会，疑亦缘此而生。然此版亦为陈奂所有，参咸丰十年陈奂《与丁泳之》函中所云可知：“奂手写之稿、日诵之编以及平生朋友装册、图书掌故、衣服器皿，靡有孑遗，唯《毛诗》版与新刻四种存八字桥，长毛七次延烧房屋，一板无恙。”（《三百堂文集》卷下）

④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八通。

⑤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十通。

⑥《流翰仰瞻集》第十三通。

调任福建矣)。①

王文鸿致陈奂函:尊著秋涛先生又送两部来,共三部,价银十二元,祈检收之。②

杨得春致陈奂函:《诗疏》三部已收到,直到当由西华奉上也。③

由上文所及,可知陈奂托友人代其销书之范围颇广④。诸人中,杨亮时居扬州,又曾携书至海州(魏默深源)、丹阳(马远林钊)等地;函中所云“子坚”者,为湖南湘潭人周贻朴,时任江苏海州盐场大使;盛时霖,浙江秀水人,任昌化教官,此时旅居杭州。吴潮,湖北人,任职金陵两江总督署;王文鸿,江苏镇洋人,时居金陵;杨得春,江宁人,时居金陵。又王文鸿致陈奂函言“共三部,价银十二元”,则每部折银四元。据雷梦水先生云⑤,此书⑥右边栏线外刊有“纹银六两”四字。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⑦则有“每部工纹拾两”戳记。其值皆昂于陈奂当日托付友人所代售者,或因其急于回收资金之故,此又可证陈奂刊书款项或出自筹。

《诗毛氏传疏》于陈奂在世时当刷印多次,据雷梦水先生云:

此书封面“诗毛氏传疏”五字作一行。其右边有“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春三月”等字。其左边有“硕甫知交垂三十年矣,向邃于西汉人之学,世罕匹俦。今观其书钁版以流誉于无穷也。因乐为之记。镶白弟仲来芝山氏拜题”等字。上端钤有“每部工价纹银六两”木记一方。封面后有“苏城南扫叶山庄陈氏藏版”等字。⑧

目前经眼之道光二十七年版《传疏》⑨,并无仲来所题诸字。同治元年陈奂《复马芝荪》中云:“曾相亦未见过,而拙著《诗疏》,曾从令兄远林下询,去年将剩纸刷印十部,后刻四种亦既刷印。《集韵校勘序》作就,随即一并寄上,以就正于曾相可也。”可知《传疏》曾重印,且有合订为“毛诗五种”之举。

重印之《诗毛氏传疏》多为五种合订本,如光绪九年(1883)吴门陈氏校

①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二十一通。

②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二十二通。

③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三十三通。

④再如王筠咸丰二年《致多雯溪先生书》云:“(陈奂)所著《诗毛氏传疏》,使人至都卖之……”(清)王筠撰,屈万里、郑时辑校:《清诒堂文集》,齐鲁书社,1987年,第157-159页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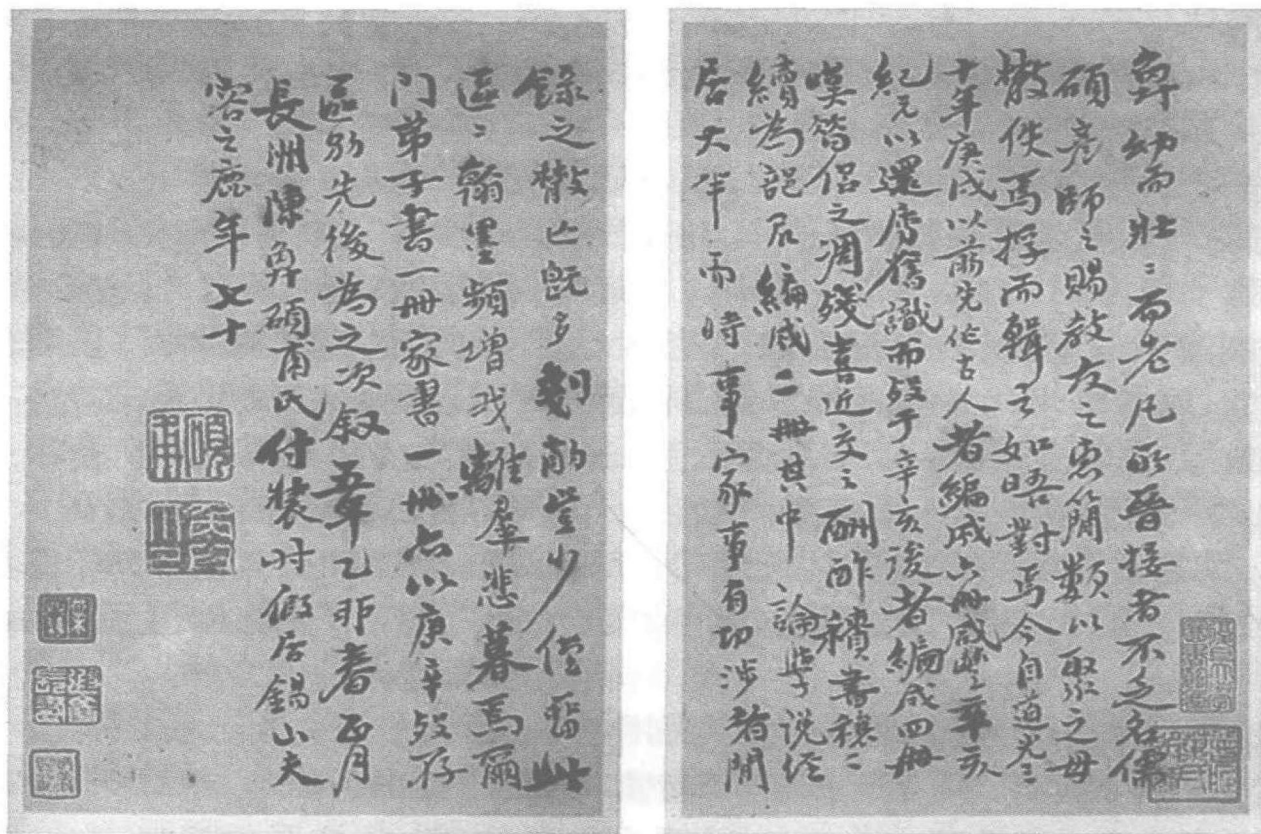
⑤《古书经眼录·诗类》“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附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传义类师友渊源记”条,齐鲁书社,1984年,第8页。

⑥《诗毛氏传疏》一种,十册。

⑦“毛诗五种”合订本,十二册。其中《诗毛氏传疏》十册,《毛诗说》等其他四种二册。

⑧《古书经眼录·诗类》“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附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传义类师友渊源记”条。

⑨若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道光二十七年本即无此木记。而目前所知有此木记者,除雷梦水先生所记外,仅日本藤冢邻所藏本亦有是记。



流翰仰瞻·陈奂小引

经山房成记重刻《毛诗五种》本^①，为陈奂后人所印。光绪十年徐子静刻《毛诗五种》本，牌记为“吴门南园校经成记陈氏臧版”，又有“上海校经山房成记借造书籍”长朱戳记。卷前有光绪九年十二月仁和方德骥序，据该序，此本为徐子静“仿写覆校翻雕”本。此后有“上谕”一道曰：

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上谕，前据潘祖荫、翁同龢呈进已故孝廉方正、江苏贡生陈奂所著《毛诗传疏》一书，当交南书房翰林阅看，据称陈奂于嘉庆、道光年间积三十年之功，乃成此书，笃守毛氏，专力研求，无过之者。该贡生研精诗学，于毛亨诂训颇能阐发，洵属有裨经义。所进之书，即著留览。钦此。

又有吴县朱记荣同年所作《后序》，言刊行此书之经过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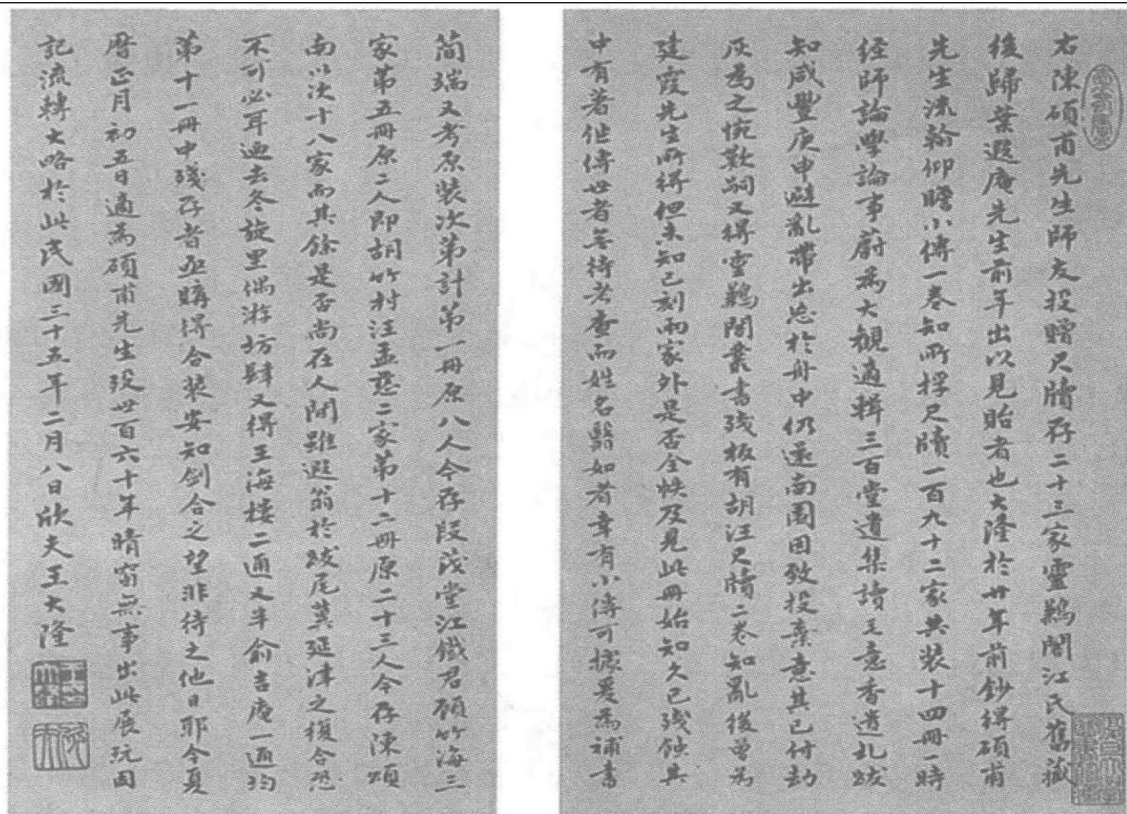
（《传疏》）训诂准诸《尔雅》，通释正之《说文》，引据赅博，疏证详明，毛义彬彬，于斯为最。潜研考索之深，驾先儒而上之，洵毛氏之功臣也。青溪席丈冠甫，潜心古籍，博极群书，尤精于经学，为陈先生入室弟子。著有《尚书古义考订折衷》，义精辞粹，实足补阎徵君、江徵君、王光禄所未逮，惜毁于兵火。哲嗣孟则明经濡染家学，尤嗜陈先生《毛氏诗传疏》，朝夕讽咏，朱墨交施。原刊尚有误字未经校改者，一一为之校正，其用心颇挚。荣见而爱之，劝徐君子静、孟则明经同志重付剞劂氏，并独任校勘之役，孟则欣然允诺。荣复偕孟则息息雠校，以成善本……光绪十年，太岁在

^①又有光绪十一年吴门南园校经成记陈氏《毛诗》五种本，与此当系同版。

甲申,孟夏之月吴县后学朱记荣懋之甫谨识于白堤孙溪槐卢家塾。

又有光绪十年扫叶山房序刊《毛诗》五种本,而上引《后序》中提及之席氏父子正系扫叶山房主人,朱记荣则为扫叶山房之主事者。由此可见,光绪九年之徐子静本与光绪十年之扫叶山房序刊本原为一本。除此而外,现存尚有一种《诗毛氏传疏》单刻本,卷前亦载光绪七年(1881)之上谕,有牌记为“吴门南园扫叶山庄陈氏臧版”,又有“校经山房督造书籍”长朱方戳记,刊刻年月不详。依“校经山房督造书籍”之戳记推测,则此本亦当系扫叶山房所刷者。又《诗毛氏传疏》光绪七年进呈御览前,似曾经人推荐进呈,如咸丰元年(1851)陈庆镛致陈奂函云:“尊著《毛诗》阐发西汉微言,恭录进呈,诚为艺林盛事。”^①然此次进呈似乎并无结果,故而始有光绪七年翁同龢、潘祖荫再次呈进之事。据光绪七年正月初九翁同龢日记:“是日,与伯寅联衔奏进陈奂《毛诗传疏》。奉旨发南书房阅看。次日递奏片,有明发一道。”^②凡此均见《诗毛氏传疏》之为人推崇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上海博物馆



流翰仰瞻·王欣夫跋

①《流翰仰瞻集》第七十通。

②陈义杰整理:《翁同龢日记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1539页。又可参《松禅年谱》“光绪七年辛巳正月”条:“派管理国子监事务。以陈奂《毛诗传疏》与潘尚书联衔进呈。奉旨:‘发南书房阅看。’有旨褒嘉。”翁同龢自订,翁开庆整理,朱育礼标点,翁同龢纪念馆,第24页。(清)潘祖年编:《潘祖荫年谱》“光绪七年辛巳五十二岁”条:“(正月)初九日,与翁叔平尚书奏进陈奂《毛诗传疏》。”(沈云龙主编: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》第十九辑,(台湾)文海出版社,1966年)